

## 纽村急诊室一夜游(等)

上周五下午,西柚一瘸一拐地从超市回来,大惊失色地诉在超市里,左小腿突然剧烈疼痛,几乎无法行走。他一月初从上海回来念叨过,在飞机上膝盖背面的腿部尖锐疼,下飞机后查看,也没有任何淤青和伤口,后来不久也会提下腿部不适,我也没太当回事,觉得人老了,不就是东疼西疼的,娇气。把他曾经无情送我的话还给他,life is hard,be tough! 翻成中文就是,谁不疼啊,一边忍着去!

其实我也不是那么不顾他人死活啦。我对西柚说,现在GP(家庭医生)马上下班了,明天又是周六,你要是疼得受不了,我就陪你去趟city医院看急诊。西柚说周六的,我才不进城呢。我说看急诊,又没让你进城逛街,摒弃你狭隘可笑的城市成见好不好。他说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腿疼,急诊室不会当回事的,通常让你等一夜,等到天亮,也没人理。西柚在新西兰有两次夜里去急诊的经历,都是等到天亮才有人理。纽村急诊是这样的,不分先来后到,你去了护士会给你评估病情1到5紧急度,评级低的,要让给评级高的,所以如果他们觉得就是有点腿疼,并不紧急,可不等一夜都不一定理你。

见他信不过急诊,我高风亮节不计前嫌地拿出艾灸盒,说要不你信一下中华国粹吧,起码热敷阵痛效果,没想到人真答应了。之前我犯颈椎病,把三联艾灸盒绑在脖子上,后脖子冒着烟儿在家走来走去,这人老是恶言恶语地说,你能不能别装神弄鬼的,搞点科学的事情,现在看来真是有病投诚了。

艾灸好像起到了缓解作用,整晚相安无事,吃饭,煲剧,各自睡下,直到我被推醒。

西柚有半夜推醒我的恶习,平常大概率被推醒是因为吵架道歉。我们一吵架,西柚就会气得早早上床呼呼,然后半夜把正常作息的我推醒道歉,趁着我神志浑沌,口齿不清,逻辑混乱,没法跟他掰扯痛打落水狗,让事情快速翻篇,第二天早晨就跟没事人一样了。

冲出北半球的艾灸盒

这次被推醒当然不是道歉,人站在我面前让我看他的两个脚的颜色。我一看也吓了一跳,一只脚正常,一只煞白,连着上面的小腿也同色。他是半夜起来发现一侧脚和腿的颜色不对,而且冰凉。西柚说我以为自己的眼神不好,叫你起来确认一下,得到我的颜色评估,说要打个电话给24小时服务的health line。我听着他在阳台打电话,白发宫女诉说天宝往事的路子,支撑不住直挺挺向后一倒又睡过去直到再次被推醒。西柚说,健康热线的顾问问他最近是不是坐过飞机,跟一月份趟从上海飞回来腿疼对上。顾问建议他在两个小时之内赶到医院,

她怀疑是腿部血栓,可大可小。

我这才彻底吓醒了,说要不要打111叫救护车,万一出什么状况路上还有专业人士可以处置。西柚说不用,两小时之内到医院,你开车就行,嘿,我这下纽村公路大满贯了,深夜山路送病人急诊也要试过。

70多公里山路,风驰电掣40几分钟就被我开到了。

进到急诊大厅,先是护士登记资料,然后见护士(原来登记资料的不是护士),倾诉病情。当晚就俩护士,一个是印度人,一个是俄罗斯人,都是大老爷们,俩人说话都不好懂。接待他的是印度护士(后来西柚跟我说,他不喜欢这个印度护士,喜欢那个俄罗斯护士,这是不关种族,有关杠精。如果接待他的是俄罗斯护士,他喜欢的就会是印度护士)。印度护士听西柚讲述病情后干脆从窗口走出来,让西柚靠墙站,问问题同时做了点测试,然后就让我们等着。杠精西柚抱怨说,他要问我详细病情,不应该从窗口走出来当着其他人问,不把病人隐私不当回事。我说你一个腿疼,有啥隐私不隐私的,他说隐私不分部位,这是原则问题。

然后我们就开始等着。我注意了下时间,凌晨三点,急诊室加西柚,一共三个病人,三个陪同,一对是亚洲面孔,一对是西人,加我们一中一西。医生护士病人都没人戴口罩。一边墙上贴着waiting is stressful, but we have not forgotten about you(感谢您的耐心,我们知道等着很煎熬,但是我们没忘了你。)另外一边贴着:we appreciate your patience and understanding as we attend to the most seriously ill first(谢谢你理解,我们要先照顾更严重的病患)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,等着吧您呐。真是那种高度怀疑自己已经被忘了的等待啊。

中间又来了三个年轻人,俩男一女,女生醉得站不住坐不住要人托着,坐了会被俄罗斯护士大叔劝退了,公共医疗资源这么紧张,小破孩自己回家醒酒吧。

剩下的三个病人,差不多以半小时一次的频率,轮番被医生宠幸,或者做检查(验血、称体重啥的),说明这仨都不算重症,评估级别类似,所以平等对待。别的检查,我一直没太在意,坐椅子上半迷糊着,一听称体重来精神了,伸着脖子问印度护士,多少啊多少啊?西柚平时拒绝当着我面上秤,这下得手,哼哼,大胖纸!

磨叽到早晨五点半,护士找他谈话,特别叫我一齐过来听。这回注意隐私了,拉倒一个僻静处,说血检结果出来了,问题不大,先吃一粒稀释血液的药,医生怀疑1月份乘机那次导致膝盖后轻微DVT(静脉血栓),天亮后约了B超等其他检查,现在就不要回家了,给你准备了床位,然后带我们用门禁

卡进到里面。原来急诊室的腹地好大,有一间间布帘隔着的床位,多数是空着的。西柚的床位在很里面,床边有两张椅子,旁边有个小吧台,热水咖啡牛奶茶什么,供自取。作为急诊室,这空间真够奢侈的。

西柚医闹说,我不在这儿呆着,我要回家,上午再自己开过来,周末不塞车,40分钟就到了。护士说医生让你在哪儿等,你不肯等的话,自己跟医生说吧。又是漫长等待,好容易医生过来,西柚继续对医生闹着要回家。医生素着脸说,你想回家也不是不可以,我不是那种特别严格的医生,但是B超等项检查几点可以说不好,错过了,你也知道,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,另外我刚才还给你吃了药,也不适合开车,你还坚持回吗?医闹一听自己被下了药,就歇菜了。转脸对我说,俩人都等在这没意义,那先你回家吧。我刚觉得他总做了个比较靠谱的决定,他就强调,护士说我病情非常非常严重。我说我刚才听到了,护士说不严重,小毛病,留你在这是为了检查项目没做完,你少报假新闻博同情。

回家路上这个感慨,纽村医院,宽宽敞敞,慢慢腾腾,效率低下,条件优渥,医护都不戴口罩。听说西柚一月中旬去过中国,只就事论事飞行可能造成的腿部血液淤积,也不问回去过武汉没有,真有疫情袭来,这效率,这意识,西柚大敞的,这小岛国完全就是裸奔的节奏啊。

又是风驰电掣40分钟到家,洗了澡。回头回自个在家过夜用可怜巴巴被抛弃了似的眼神谴责我的Tara说,妈妈要睡觉,早晨不许哼唧,饿了忍着,pee和poo憋着,你copy?真是好狗狗,平时7点钟就开始在卧室门口哼唧,今天我睡到中午11点,它在客厅远远迷糊着,没一点声儿。估计家里有人它就踏实了,起不起床都没关系。

起来后查看了手机,西柚抱怨还在等等等,估计今天得在这儿耗上一天。我说你有舒舒服服的床,旁边吧台有啥有啥,也带了充电器,在哪儿玩手机不是玩啊,稍安勿躁哈。再就是朋友催问什么时候过来,被折腾一夜,差点忘了周六中午朋友家宴这事。反正一时半会不用去接人,我按原计划去朋友家吃饭。

人在国外本来年不年的就淡,加上今年特殊,国内疫情肃杀,网上也没人提醒,去到朋友家才知道当天是正月十五,心中有点乱世偷得苟且的不确定感。吃了大餐,跟朋友汇报西柚被留医,大家听了我的描述,纷纷问,最近是不是坐过飞机?飞机造成的腿部血栓看来不罕见。另外这次我获得的知识就是,千万不要再翘二郎腿了,也容易DVT。

晚上七点钟左右接到西柚电话,让我去接。B超检查结果,果然膝盖后方有一处很

小的血栓,要服3个月稀释血液的药,再复查。路上西柚得意洋洋地说,他们还想让他再在医院住一晚,做更多项检查,他死都不肯,他们只好让步,让他回家看GP(家庭医生)。整整一天,一直在接西柚的抱怨短信,让他等等等,等待过程中,他吃了推车送来的早餐、午餐、下午茶。

西柚这个人脑子就是不清楚,他那么抠门的人,想不明白,进到公立医院体系里,各种检查和治疗都是免费的,回家看家医,检查费用惊人不说,你再想进到免费体系里,就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了。他又不是我洁癖认床换个地方睡不好,他在哪都睡得呼呼的,何况急诊室干干净净,还有个床,管吃管喝,人又不多,多住一天把所有检查做完多好啊。他的理由是,坚决拒绝在市内多晃一夜,城市的空气让他窒息。矫情!纽村整个国家都叫村,城镇差别能有多大啊?何况还是在医院里,谁让你在城里晃来晃去了,他排斥城市的情绪濒临病态,可怜我老人家城市老鼠一枚,碰到跟城市不共戴天的西柚真是苍天报应。

事实证明果然,他后来回到家看GP按照医生的嘱咐做完其他几项检查,被各种高昂收费弄得嗷嗷叫,这不自找嘛,典型小不忍则乱大谋。

后面的私货:

一般小毛病,都是怕医院的,果然急诊室一夜游等等后,西柚同志的腿很快好了七七八八。从医院回来的时候,医生给了他一个医院里照顾腿部血栓的护士电话给他,让他保持联系。从此我常常听他跟那个护士煲电话粥,细致入微地描述自己的腿和脚的感受。人性是很人性,看个病,阵线好长。所有这些检查,在国内半天怎么也搞掂了,环境没那么好,没免费咖啡和三文治吃,但是效率啊,我觉得效率二字,已经融入我的血液里,低效的事情,比它本身的弊端大一倍地引发我的负面评价。

奥斯卡最佳纪录片《美国工厂》中,在美国开工厂的福耀主席曹德旺,长得很像我刚到深圳时候见到的潮汕老板,他被美国工人的低效弄得很是没脾气说,美国工人动作慢,效率低,不能管的,一管他们就跑工会去了。我就想,这事没辙,西人从小到大不需要效率,就活得挺好。不像我们不高效率节能进取性生存就会被踹下时代列车。

我平时也是对着西柚的低效咬牙切齿,他周末叠个从烘干机路取出来的衣服,都要休息三次,磨叽一上午。衣服从洗到烘干到叠好收纳,阵线可能会拖一周,每个环节都拖,简直看瞎了我的眼,所以活该我把家中绝大多数的活都接管了。我估计我自己在他人眼中,一天到晚只争朝夕,不浪费一分钟的活法,也很奇葩。这是真正的鸿沟。

## 下雪不能杀死病毒?“瑞雪兆丰年”的老话被新型冠状病毒颠覆了?



进入2020年,除了我们密切关注的疫情消息外,北京的雪,下得有点密有点大。从昨天开始,很多人发现,窗外又是雨雪交加。

记得一直到这场病毒疫情爆发前,我们总是认为,下雪能杀死病毒,减少感冒。如果我们搜一搜网上的以前科普文章,还有些内容信誓旦旦的说,低温能杀死病毒。包

括我们常听的一句谚语“瑞雪兆丰年”,难道也被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颠覆了?

在全民防控疫情的今天,很多专家通过电视、网络上的科普,告诉我们,病毒是怕热不怕冷的。以病毒存活温度条件来看,大多数病毒是耐冷不耐热——在55—65的温度条件下,在数分钟内,病毒的衣壳蛋白就会发生变性,使病毒失去感染能力。

那么,为什么以前我们都说天一冷,尤其是下雪后,能减少病毒的传播,预防感冒呢?

这也并非毫不道理。下雪有好的一面,降雪可以清洁空气,雪花可以有效沉降空气中漂浮的细颗粒物,而这些颗粒物往往窝藏着病毒或是细菌。

我们都知道,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在空气中传播的,病毒是依附于空中的一些微小颗粒停留的。下雪或者下雨,空气中的悬浮颗粒就会被雨雪打落,依附于颗粒上的病毒也就被打到地上,病毒的传播路径被阻断了,被传染的几率自然就小了。此外,病毒的生存繁殖离不开宿主,病毒必须要侵入宿主细胞才能进行自我复制,如果宿主因为天气寒冷不爱活动甚至被冻死,病毒找不到新宿主,在杀死旧宿主后,自己也就死亡了。

降雪之后还有一个好处是,降雪过后,空气质量通常都很好,大家可以放心大口呼

吸。在家里多开窗通通气,因为空气质量的改善,还有助于太阳紫外线的传播,这个时候晒太阳,能够很好的吸收紫外线,紫外线也有良好的杀菌作用。

“瑞雪兆丰年”这句话,更多的是从雨雪对于农作物的的好处,包括水利灌溉、冻死害虫来讲的,是没有错误的。

但是,和人们传统观念不一样的是,降雪带来的冷空气,并不能冻死病毒,病毒就喜欢寒冷干燥的空气。老人们经常说,天冷,留神感冒。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因为寒冷会更有利于病毒入侵人的身体。受寒后,人体的呼吸系统黏膜容易受损,病毒存活时间更长、繁殖更快,进入鼻腔的病毒会有更大的概率感染。包括新型冠状病毒,所以,雪后寒冷是不会消灭病毒的。

从官方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来看,新型冠状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,56°C 30分钟、乙醚、75%乙醇、含氯消毒剂、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都可有效灭活病毒,其中,也没有提到低温有杀毒的效果。

所以,在这个春暖乍寒的时候,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,减少麻痹思想,少出门,少聚会,在家里做好消毒防护工作,不要想着下雪能减少病毒传播和感染的力度,打赢全民战“疫”这一仗。